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雅柯布森文集

〔美〕罗曼·雅柯布森 原著



商务印书馆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

姚小平 主编

雅柯布森文集

〔美〕罗曼·雅柯布森 原著

钱军 选编 译注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1772)、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萨丕尔《语言论》(192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933),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译本均已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成为国人认识西方语言思想的梯航。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考察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可谓小,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仅举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经常征引的一些著作,惠特尼《语言的生命和生长》(1875)、保罗《语言史原理》(1880)、甲柏连孜《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成就》(1891)、浮士勒《语言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1904)、博厄斯《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叶斯柏森《语言的本质、发展和发生》(1922)、乔姆斯基《笛卡尔语言学》(1966)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作品值得译介,却始终未见译出。即便是洪堡特、萨丕尔、布龙菲尔德,虽然各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单篇的论文仍需要逐一译解,辑录成书。

以往国内翻译西方语言学名著,对单篇的作品着眼较多,于名家的文集则下力不足。专著固然能凝聚一位学者的思想观点,但文集自有文集的好处,为专著所不能取代。与专著相比,文集的时

间跨度更大,收取的作品更多,因此更能展示学者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学术成长的历程。弗斯的《论言语》(1930)值得一读,而他的《语言学文集》(1957)选收撰于1934—1951年的文章,涵盖了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内容,更不能不读。有些学者终其一生,也没有一部专著行世,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文集就尤其不能缺少。以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为例,今人欲了解他的语言相对论,不必四处寻觅他的论文,只需找到卡罗尔编辑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1956),就有了一册既权威又方便的沃尔夫理论读本。

本系列所收的各家文集,有些虽有原语的集子可资参照,而翻译时未必悉数采纳,或有增补、或予删汰,内容编排上会做一些调整;有些文集并无原本可据,属于自行编选,则收录哪些、舍弃哪些,要求编者斟酌后再做选择。无论有无原本、怎样选篇,编辑一部文集必定有一些讲究,能显出编者的意图、趣识和眼力。在选篇、译解、注释诸方面,各本集子的编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本系列的创设无非是要提供一块园地,供有志于译介的语言学者聚首耕耘。至于这块园地的总体建设,谨试提三点:

致力发掘确有史料价值的作品,尤以迄今尚无汉译的论著为首选;

将各时期开一派天地、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作为基础,兼采当代有特出创为的研究者;

以梳理语言思想、贯达人文哲理为鹄的,兼纳各家分析技艺。

中国现代语言学起步于译介,一个世纪以来也从未中断过译

介。译介不只是为当世服务,也是为了认识过去,为探求学术的本源铺筑道路。译介之难之苦,实过于自由撰著,好在终有一些学者不惧艰辛,甘尝苦味,所以译事不会告断,永远不会。这项译事,这个系列,就期待着这样的同人来参与。香港海德基金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曾经支持过本系列部分书籍的翻译和梓行,感念旧谊,犹不能忘,愿以更多更好的译作答谢朋友们的信托。

姚小平

2010年晚夏于北外语言所

第二版说明

《雅柯布森文集》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现在读者看到的是该文集的第二版。

第二版没有收录难度较大的《语音分析初探》。从语言本体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增加音系学、形态学等方面的论文。不过,一方面,外语语言专业语言本体研究的课程开设不完备;另一方面,形态学方面的经典论文涉及俄语语料,没有俄语的基础知识,仅凭英语译文,很难透彻理解。因此,这些论文该怎样译介,尚需斟酌,故暂不增加。

多年以来,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麻省理工学院 Catherine Chvany 教授、耶鲁大学 Edward Stankiewicz 教授一直关心、支持我对雅柯布森以及整个布拉格学派的研究,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帮助。

钱 军

2011 年 6 月 30 日

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

第一版说明

雅柯布森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大家之一。他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欧洲和美国语言学之间的重要桥梁。他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音位学、语法学、儿童语言、失语症、语言学思想史，等等）。语言学今天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区别性特征、标记等都来自他的思想。系统、结构、功能、符号、时间、空间、普遍现象、变量与不变量等基本而重要的概念在他那里得到了历史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甚至“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也是他首先创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均从雅柯布森那里汲取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养分。

雅柯布森著作等身，已经出版的有 8 卷本的《雅柯布森选集》（计划 10 卷）。笔者编辑、翻译的这部中文本《雅柯布森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普通语言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第二部分，语音研究；第三部分，语法研究。第一部分收入论文 15 篇，力求全面地展示雅柯布森对普通语言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看法。第二、第三部分各收 4 篇论文，旨在表明雅柯布森的理论在语言具体层次上或者研究具体问题时的运用。

在选文时考虑的因素包括雅柯布森自己的评价，雅柯布森的学生、研究者的观点和定论，一些读本的收录情况，引用的频率，中国学术界的具体情况。编辑、翻译这部文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为中国高校开设的功能语言学、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与流派等课程提供一个读本或必需的原始参考文献,因此选文也考虑了学生的基础和背景。这部《雅柯布森文集》上起 1927 年 1 月,下至 1982 年 6 月(1982 年 7 月 18 日雅柯布森逝世),有 55 年的跨度,基本上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整、准确、精练地展现雅柯布森的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目的。

《雅柯布森文集》收录文章的版本情况如下:

1. 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1942)。写作于 1942 年至 1943 年,共计 8 章。雅柯布森在世时未曾发表,手稿原件现存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特藏室雅柯布森档案。1984 年,Linda Waugh 编辑整理了一部分,发表在刊物《语言学》(*Linguistique* 22)上。法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8 卷。英文节译本收入雅柯布森文集《论语言》(1990)第 5 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2. 普通语言学当前的问题(1949)。本文原是雅柯布森 1949 年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的报告的第 4 部分。雅柯布森生前未曾发表,手稿原件现存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特藏室雅柯布森档案。油印件上的标题为《普通语言学说明:现状与关键的问题》。前 3 部分涉及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欧美二战前后语言学状况的评估。最后一个部分是对推进语言学的具体建议。英文节选本收入《论语言》第 1 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3. 语言学的系统(1953)。原文是 1952 年 6 月在纽约人类学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今日人类学评议》(195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4. 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1956)。这是雅柯布森 1956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中译文据雅柯布森文集《语言的框架》(1980)译出。

5. 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 (1958)。本文是雅柯布森 1958 年在第 8 届语言学国际会议第 1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原载《第 8 届语言学国际会议论文集》。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1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9 章译出。

6. 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 (1959)。这是雅柯布森 1959 年 10 月 2 日在德国埃尔富特(Erfurt)举行的语言的符号与系统第 1 届国际讨论会上的演讲。德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英译本刊登在《今日诗学》第 2 卷第 1 册(1980)。中译文据雅柯布森文集《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1985)译出。

7. 语言的手段——目的模式 (1963)。原载《现代语言学的趋势》(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2 章译出。

8. 语言的部分与整体 (1963)。这是作者 1960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海顿(Hayden)讨论会上的报告,原载《部分与整体》(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6 章译出。

9. 语言普遍现象对语言学的启示 (1963)。原载《语言的普遍现象》(1963)。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10 章译出。

10. 标记与特征 (1974)。原载《语音学世界论文集:献给 On-ishi's Kiju 博士的庆贺文集》。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1. 标记概念 (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本文是雅柯布森与

泼沫斯卡合著的《对话录》第10章。俄文本(1980)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8卷。法译本(1980),英译本(1983)。中译文据《论语言》第8章译出。

12. 语言中的时间因素(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对话录》第7章。收入《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1985)。中译文据《论语言》第11章译出。

13. 语言中的空间因素(与泼沫斯卡合著,1980)。《对话录》第8章。中译文据《论语言》第12章译出。

14. 变量与不变量(1980)。写作于雅柯布森荣获意大利语文学和语言学国际奖之际,原以意大利文发表。英文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7卷、《语言艺术,语言符号,语言时间》。中译文据《论语言》第3章译出。

15. 论语言的辩证法(1982)。写于1982年6月,时值德国斯图加特市授予雅柯布森黑格尔奖。首次发表在《黑格尔的遗产》第2卷(1984)。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7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6. 语音规则的概念与目的论标准(1928)。原载捷克《现代语文学》第14卷(布拉格,1928年3月),是作者1927年1月13日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演讲的摘要。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1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7. 音位与音位学(1932)。原载捷克百科全书增补第2卷。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1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18. 音位的概念(1942)。1942年,雅柯布森以《语音与意义六讲》为题,在纽约高等研究自由学院讲授。1976年首次以法文本出版,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8卷。英译本(1978)。中译文据《论语言》第15章译出,包括《语音与意义六讲》第2、4章。

19. 语音分析初探——区别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与 C. G. M. 范特、M. 哈勒合著，1952）。原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声学实验室第 13 号技术报告，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8 卷。中译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据 1963 年第 4 版译出，连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刊物《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3、4 期上。此次采用仍照原有格式排出。

20. 零符号（1939）。1938 年用法文写作，收入《献给巴依的语言学文集》（1939）。英译本载雅柯布森文集《俄语和斯拉夫语语法研究：1931—1981》（1984），中译文据此译出。

21. 博阿斯的语法意义观（1959）。发表在《博阿斯的人类学：博阿斯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美国人类学学会主编，1959）。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2 卷。中译文据《论语言》第 21 章译出。

22. 意义的若干问题（1973）。1972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4 日，雅柯布森在比利时鲁汶的天主教大学做了三个系列的讲座，由 M. van Ballaer 编辑成《雅柯布森理论的若干方面》一书，1973 年出版。本文是该书第 4 章一部分，收入《论语言》第 20 章，中译文据此译出。

23. 儿童语言的语法构成（1977）。这是雅柯布森 1975 年 5 月 28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莱恩—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的演讲，德文本发表在该科学院《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G 218, 1977）。英译本收入《雅柯布森选集》第 7 卷，中译文据此译出。

雅柯布森的母语是俄语，他可以用俄、法、德、英等 6 种语言写作。读他的英文原作不时会有语言不尽天然乃至困惑费解的感

觉。1997年我曾在哈佛大学语言学系听印欧语言学大家 Carl Watkins 教授讲授《印欧比较诗学》，他声称雅柯布森是他的老师。在论及雅柯布森的名篇《语言学与诗学》时，他指出雅柯布森的母语不是英语，有些说法不地道。他的例子就是该文中的名句“The poetic function proj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from the axis of selection into the axis of combination”（诗歌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结合轴）。雅柯布森的文章自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我们只希望译文能达到意义准确和表达通顺的目标。

在编辑、翻译这部文集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帮助，我很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首先应该感谢姚小平教授。大到选题立项，小到格式体例，各个方面都得到他的支持和理解。没有他对介绍西方语言学思想的执著追求，难以想象会有这套《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没有他对语言学史的深刻认识，难以想象会收入《雅柯布森文集》。

本文集在释疑、文献等各个方面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帮助。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以姓氏拼写字母为序）：Catherine V. Chvany 教授，Julia S. Falk 教授，Jan Firbas 教授，Benjamin W. Fortson IV 博士，顾嘉琛教授，郭锐博士，Morris Halle 教授，胡壮麟教授，姜望琪教授，Miklos Kontra 博士，李朝先生，李行德博士，Birgit Linder 博士，Edith A. Moravcsik 教授，Eugene A. Nida 博士，Petr Sgall 教授，Edward Stankiewicz 教授，王逢鑫教授，王洪君教授，叶向阳女士，赵世开研究员。遗憾的是，Jan Firbas 教授不幸于2000年5月5日去世。我谨以这部文集对布拉格学派的这位杰出代表，谦逊、真诚、坚强的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王力教授的夫人夏蔚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前身是《国外语言学》编辑部)授权译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合同有偿采用王力教授的一篇译文。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还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为本书所做的一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帮助。

钱 军

2000.6.3

于北京大学

导 论

爱德华·斯坦科维茨

耶鲁大学

罗曼·雅柯布森是 20 世纪语言学的领袖之一，是文学理论家，斯拉夫语文学家，符号学家。他 1896 年 10 月 11 日出生于莫斯科，1982 年 7 月 18 日逝世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雅柯布森最为著名的是他的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作为结构主义的共同发起人和斗士的地位。结构主义是现代语言学的主导潮流之一。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多次再版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最为全面地体现在 8 卷本的《选集》当中(1962—1982)。这些著作表明，雅柯布森在相关的几个领域里也是一位大师，比如作诗法、文学理论、失语症、中世纪文化、斯拉夫民俗学以及神话学。他大胆的思想，创新术语的妙法，再释传统问题的敏锐——这些在上述所有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尤其是人类学和心理学)都留下了印记。

1914 年，雅柯布森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史部学习。在莫斯科大学，他受到福尔图纳托夫的影响。福尔图纳托夫是杰出的印欧语研究者，也是现代俄语的学者。1915 年，雅柯布森加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该小组致力于诗歌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的尽头，诗歌与语言学理

论的相互关系一直处于雅柯布森学术研究的核心位置。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雅柯布森到了布拉格。在布拉格,他发表了若干著作,提出了结构主义的原则,确定了自己结构主义主要理论家的地位。他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1926年成立)内寻找到了支持,在小组的刊物《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文集》(1929—1939,8卷)找到了现成的论坛。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存在了10年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止了小组刊物的发行),在此期间,小组成为当代语言学的支点,因为它成功地吸引到两次大战期间一些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合作,而这些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并且使结构主义成为最富有活力、最全面的一种语言理论。作为俄罗斯语言学(特别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思想)和法国学派(该学派受到索绪尔的鼓舞)两者之间的调解人,雅柯布森,他最亲密的合作者特鲁别茨柯伊以及在瑞士学习过的卡尔采夫斯基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提供了特殊的热忱。尽管雅柯布森的许多努力都是反对索绪尔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反对索绪尔推到语言身上的那些矛盾[比如在共时与历时之间、能力与表现之间(语言与言语之间)、形式与意义之间、语言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之间他所宣称的鸿沟],但是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赞扬索绪尔在克服19世纪语言学的孤立、片面的历史主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在努力跨越索绪尔的局限的过程当中,布拉格的语言学家尤其是雅柯布森得益于博杜恩的方法。博杜恩的方法更为平衡,也更为深刻。布拉格学派在主要研究领域(音位学、词法音位学)的工作也得益于他。事实上,按照雅柯布森的说法,音位学成了“语言分析其他所有领域的方法论的样板”。布拉格学派也是唯一把诗歌研究融入语言学项目的现代语言学中心。在这方面,布拉格学派在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俄罗斯的传统(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波铁布尼亚、安德列·贝利叶贝利叶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雅柯布森先后在挪威和瑞典避难。在瑞典他写下了著名的《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1942年他移居美国。1942至1946年,他在自由高等研究学院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43年,他帮助建立了纽约语言学小组以及小组刊物《词》和《斯拉夫词》。1949至1967年,他是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

就他接受的训练和职业而言,雅柯布森是一个斯拉夫学学者,但是他首先是一个普通语言学学者。他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提出和推进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的概念上面,这个概念不仅在语言的共时方面,而且在语言的历时方面。根据这个概念,语言是符号的复杂系统,注定要实施一系列的认知和社会化的功能。符号本身又构成了多重层内和层际关系的网络,所有这些关系都用来传输意义。语言学者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发现使语言成为连贯、经济、动态的系统的那些关系。雅柯布森认为,这些关系受到一般的寓意法则的制约。他一生都在努力证实这些法则的普遍或者近乎普遍的效力。

不过,雅柯布森最开始研究的是诗歌,或者说研究的是语言学与诗歌的接面。《俄罗斯现代诗歌》(1921)研究赫勒比尼科夫的未来派诗歌,研究他对俄语语音和语法资源的大胆使用。这种使用小到违反俄语的句法,大到对超越意义的极富独创性的尝试。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诗歌《笑人》,它揭示出俄语派生惊人的灵活性。赫勒比尼科夫的语言游戏旨在证明形式主义者的信念,真正

的诗歌(特别是现代诗歌)其语言没有语言日常的所指功能,或者说是语篇只面对符号自身。《俄罗斯现代诗歌》还会被人记住,因为它对形式主义的信条有一些极敏锐的阐述。我们可以从中读到,“诗歌强调语篇本身”;“诗歌使语言符号容易感觉到”;“诗歌使语言手段暴露无遗”;“诗歌是自在的词”。

雅柯布森诗歌研究的第二部著作《捷克诗歌与俄罗斯诗歌比较》(1923)是他步入斯拉夫比较诗韵学领域的最初尝试。该著作令人信服地表明一门语言的韵律特征如何决定诗歌系统的韵律结构。像现代俄语诗歌一样,现代捷克诗歌以重音的规则变换为基础,但这两种语言达到韵律的方式截然不同:俄语诗歌通过活动的重音达到重音的替换,这使得俄语可以自由利用词界作为意义和节奏变换的一个因素,而捷语诗歌是通过词界的规则分布,利用捷语表示意义和节奏变化的音量来达到韵律的效果。

韵律学和诗歌的研究肯定对雅柯布森成长为一个语言学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通过分析诗歌开始研究音位学的”。看来在研究诗歌的基础韵律对立的时候,雅柯布森一定很早就认识到语音系统的最小单位不是音位而是音位的区别性特征。而强拍和弱拍的区别可能会对他提示出语音对立中有标记成分与无标记成分之间的非对称性。另一方面,雅柯布森至死都忠诚于他年轻时就怀抱的形式主义的一些理念。他对先锋派诗歌的研究也许会暗示他,一首现代诗的形式可能类似立体派艺术家的拼贴画,诗歌的语音质地要优先于诗歌的结构。

1929年,雅柯布森发表专著《俄语语音演变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比较》,研究共同斯拉夫语、俄语历史音位学及其与其他斯拉夫语的关系。虽然这部著作标志着对斯拉夫语的历时现象进行语